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八十回 番王寵任百里雁 王爺計擒百里雁

詩曰：將軍昔著從事衫，鐵馬衝突馳兩銜。
披堅執銳略西極，崑崙月窟東嶺巖。
君門羽林萬猛士，惡若哮虎所監。
五年起家列霜戟，今日過海揚風帆。

卻說寶船十號，掛帆飽風，行了數日。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望見城池，又是一國。」元帥請過天師、國師，商議進止。天師道：「前日開船之時，貧道劍頭上出火，此國當主一凶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適來也看見前面這個國，一道白氣騰空而起，想應還有個妖僧、妖道在這裡，須則是著實仔細一番。」馬公公道：「既是這等煩惱，不如不過去也罷。」元帥道：「為山九仞，豈可功虧一簣？」即時傳令水陸安營，不可造次。

船到之後，果是水陸兩營，四營大都督岸上紮一個大營，兩個先鋒分為左右兩翼，各游擊前後左右策應，提防不測，四哨副都督扎住水寨，水軍都督等官往來巡哨，以戒不虞。安排已畢，元帥叫過夜不收，吩咐他打探該國動靜，各賞銀五□兩。這正叫做：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夜不收一擁而去。

去了一日，卻來回話。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國？」夜不收道：「是個銀眼國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叫做銀眼國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這一國的君民人等，兩隻眼都是白的，沒有烏珠，眼白似銀，故此叫銀眼國。」元帥道：「似此說來，卻不是個有眼無珠？」夜不收道：「若不是有眼無珠，怎麼不來迎接二位元帥？」元帥道：「可看見麼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白眼上就有些瞳人，一樣是這等看見。」元帥道：「前日那金眼國，眼可像金子麼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雖不像金子，到底是黃的。」

元帥道：「銀眼國山川何如？可有城郭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國中有一座大山，叫做寶林山。山有四面，就出四件寶貝：一面出紅鹽，番子們把鐵錘去鑿，就像鑿石頭一般，鑿下一塊來，就有三五百斤重。要用之時，逐些兒播一下碎。鹽性堅，番子們把來刻成器皿，刻成盤碟，食物就不用鹽；一面出紅土，就是銀銖，大者就是硃砂；一面出白玉，就是石灰，用了粉飾牆壁，任是風雨，不能損壞；一面出黃土，就是薑黃，染練顏色，無所不宜。國王額設四員官，四面看守。各處番船都來收買，各處去賣，這卻不是四件寶貝？」

元帥道：「前日忽魯謨斯國也是這等一個山，也出這等四件物事。」夜不收道：「忽魯謨斯國的山小，周圍不過二三□里。這個山大，周圍有數百里之遙。」

元帥道：「可有城池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疊石為城。四圍都是支河，直通海口。正東上就是一個關，叫做通海關，盡有些厲害。」

元帥道：「有些甚麼將官？」夜不收道：「有一個總兵官，叫做甚麼百里雁，用的兩口飛刀。舞起那兩口飛刀來，就像兩隻翅膀，一飛可過百里，故名就叫做個百里雁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卻就是個費嘴的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還有四員副將又是費嘴。怎麼又是費嘴？一個叫做甚麼通天大聖，一個叫做甚麼冲天大聖，這兩個都是會飛。一個叫做甚麼撼山力士，一個叫做甚麼搜山力士，這兩個著實有氣力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這一國就有這些狠的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還有一個狠的在那裡。還是那一個狠在哪裡？就是百里雁嫡嫡親親的老婆，叫做百夫人。慣使九口飛刀，騎在馬上使得就是風捲殘雲，只聽見個響聲罷了，擋著他的就有些皮開肉綻。兩隻三寸長的小金蓮，又著實會走，急走如飛，一日可以走得千百里路。」元帥道：「會走也是閒的。」夜不收道：「他不空走，手裡帶著一根九股紅套索兒，約有三丈多長。索上又有九九八□一個紮搭，一個紮搭上一個金鉤，他急走之時，帶起那根索來，走得那根索筆直，就像擔著一桿三丈多長的硬槍，凡有撞著他的金鉤，一掛一個，兩一掛雙。你說是狠也不狠？」元帥道：「黃鳳仙可做得對手麼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只怕難些。怎麼難些？那百夫人又有一個甚麼晃心鈴兒，拿在手裡晃幾晃，不論你是甚麼奇男子，烈丈夫，心肝都是碎的，騎馬的就要撞下馬來，步行的就要撞倒頭來。這等一個狠婆娘，又加這等一副狠傢伙，怎麼黃鳳仙做得他的對頭！」

王公公素來口快，說道：「這百夫人敢是我們南京城裡西營裡的老婆出身麼？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？」王公公道：「若不是西營裡老出身，怎麼得這等一副狠傢伙哩！」元帥道：「你前口吟詩之時，一竅不通，今日說話，偏有這些嘮叨。我們這如今正在這裡計較這些人狠哩！」

夜不收道：「二位元帥老爺在上，還有一個狠的在後面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又有一個狠的在後面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還有一個道士，叫做甚麼引蟾仙師。騎一隻青牛，吹一管沒孔的鐵笛。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。番王拜他為御兄，要他扶持他的江山社稷。這卻不是個狠的在後面麼？」元帥道：「怪得天師說道：『劍頭上出火，前行還主有一凶。』國師說道：『一道白氣冲天，主有個甚麼妖僧、妖道。』」王爺道：「兵至於此，有進無退，怕不得這些。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番國有一個總兵官，自稱為百里雁，跨了一匹馬，提著兩口刀，帶著一支軍馬，出在通海關外下寨安營，聲聲討戰。諸將未敢擅便，特來稟知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前三日不許出兵，後三日我這裡自有令箭傳，不許亂動，違者軍令施行。」諸將得令，一連三日不曾出兵。

百里雁先一日，還在自家關外，不敢前來討戰。南兵悄靜，他說道：「人人都講這船上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。來到了我們的國中，一個也不見了，可見得我們的手段蓋世無雙的了。」第二日，一騎馬，一支兵，一逕走到南兵營外，橫穿直走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又不見南兵動靜，他說道：「敢是個誘敵之計麼？若是退兵，這廝造化就抵將來了。我百老爺可是個怕人的！」

到了第三日，一騎馬，一支兵，又來到營外橫穿直走，高叫道：「中朝的蠻子，你既是有本領走得這裡來，怎麼沒本領出來殺一陣？」叫上叫下，叫了一周，營裡只是一個不答應。不答應不至緊，急得個金天雷只是暴跳，恨上幾聲，說道：「元帥好沒來由，不容廝殺，明日怎麼了也？」

到了明日，元帥傳下一枝令箭，著前營裡大都督出陣，只許敗陣，不許殺贏。元帥軍令，誰敢有違？只見百里雁又是這等橫穿直走，到南兵營外來。剛到得前營門上，一聲炮響，擁出一支軍也，當頭一員大將，束髮冠，兜羅袖，獅蠻帶，練光拖，清清秀秀，標標緻緻一個小將軍。原來是應襲公子王良。百里雁喝聲道：「哇！你這廝全沒些年紀，何苦到這裡來自送其死！」王應襲也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是甚麼人？敢開這大口，說這大話？」百里雁道：「有名的銀眼國總兵官百里雁。你來這幾日，還不認得我麼？」王應襲道：「我王公子的眼也大些，哪裡看見你這一個番狗？」百里雁聽見罵了他一聲「番狗」，就怒氣冲天，喊聲震地，手裡兩口飛刀雙掄起來，掄得只聽見耳朵邊呼呼的響，只看見眼面前雪片的白，連人連馬都不看見些形影兒。王應襲一桿丈八神槍，也舞得像一片花飛，也不看見自家的身子。只是元帥有令，許輸不許贏，王應襲再不敢追向前去。那裡狠得來，這裡只指望後觸，左一觸，右一觸，一直觸進營裡面來了。

百里雁大勝而歸，拜見番王。番王道：「連日何如？」百里雁道：「小將連日出去四陣，前三日並不曾看見個人影兒，只是今日經小將辱罵不過，走出一個小小的將官來。人倒生得標緻，手段兒也通得，只是擋不得小將的手，轉殺轉走，一直走進他自家營裡面去了。」番王道：「你何不擒住他？」百里雁道：「小將可憐他年青貌俊，故此不曾下手他。」百里雁拜辭而出。

只見引蟾仙師進朝，番王把個百里雁出陣的事，細說一遍。仙師道：「百總兵死了。」番王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仙師差矣！百總兵方才在這裡朝見寡人，英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指日成功，你怎麼說出這等一句不利市的話來？」仙師從容容說道：「王上寬

懷。不是貧道誑說，百總兵自誇其能，說道南來的軍將都不敢出來，豈有不敢出來之理？貧道打聽得真，南來的寶船千號，雄兵百萬，有二位元帥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還有一個道家，號為天師。還有一個僧家，號為國師。這兩個人會拆天補地，倒海翻山。百總兵還錯認了定盤星，怎麼不死？只是日子不曾到。」

番王雖是敬重這個仙師，卻這一席話說得太直了些，番王心上就有些不悅。仙師看見番王不悅，即時告辭。番王道：「御兄辭去，莫非見怪麼？」仙師道：「貧道久欲他往，只因我王有這一場災難，故此在這裡留連。既是百總兵指日成功，就不用貧道了，何不告辭？」番王看見仙師見怪，連忙的轉過臉來，賠個小心，說道：「御兄恕罪！再乞寬住幾日。」仙師道：「貧道之行，必不可止。只有一件，我留下這個木魚兒，放在這裡。我王若平安無事，便自罷了；若有緊急災難之時，你便焚起香來，把這木魚兒敲上三下，貧道還來相救，以表貧道受我王一生恩愛。」道猶未了，一道白氣沖天，早已不見了個引蟾仙師。番王去了引蟾仙師，懊悔一個不了，即忙宣進百總兵來，把仙師這一番話，這一場去，細說了一遍。百總兵咬著牙齒，恨上一聲，罵說道：「好了，這個賊道不是先去之時，叫他吃我一刀。」番王道：「總兵官，你也不要吃惱，只要用心廝殺，卻不要中了南人之計。中了南人之計，就中了仙師之口。」百總兵說道：「我王寬心，包你高枕無事，不出三日之內，我把那些南朝蠻子一把無遺。」道猶未了，洋洋然而出。

到了明日，又出來討戰。南船上元帥傳下令箭，著後營大都督出陣，也只許輸不許贏，不許擅用火器，違者軍法處斬。唐狀元得令出馬。百里雁兩口飛刀蜂擁而來。唐狀元慢也慢兒，叫聲：「百總兵，不要這等鹵莽。」百里雁聽見叫他聲「總兵」，盡有些歡喜，回聲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倒認得我哩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是南朝武狀元唐英。」百里雁道：「怪得你是個狀元，故此有禮。你叫我做甚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兵對兵，將對將。我和你去了這些軍馬，對殺一個何如？」百里雁道：「這個通得。」即時傳令，散了軍馬。唐狀元也自散了南兵。一邊一人一騎，一邊一桿槍，一邊兩口刀。舞刀的舞得通神，舞槍的舞得築鬼。百里雁心裡說道：「這廝倒好桿槍，若不是我的手段高強，卻也奈他不何哩！」唐狀元心道：「這番狗奴盡有些本領，卻不在我之上。只不奈元帥要輸何！」故意的賣個破綻與他。百里雁趕個破處，一刀砍進來。唐狀元掩槍而走。百里雁又贏了一陣。

又過了一日，番王看見不曾捉得南將，也怕是計，說道：「百總兵，你不可自恃其勇，明日叫四個副將和你同去何如？」百里雁生怕分了他的功，說道：「只小將一個還多了半個，又要甚麼副將，不消了！不消了！」

到了明日出來。南朝元帥傳下令箭，著左營裡大都督出陣，仍舊只許輸不許贏。黃棟良得令出馬，更不打話。一騎金叱撥，一條三丈八尺長的疾雷錘。兩家子吆喝半天，殺做一桶粥。百里庵雙刀如雨，黃都督錘快如風。黃都督心裡想道：「元帥雖不要我贏，我卻也要聲他一日，叫他才認得我們。」自從清早上辰牌時分殺起，直纏到下午來申牌時分，還不分勝負。百里雁殺得性起，狠是吆喝一聲，一雙刀狠是掄上前來。黃都督說道：「得放手時須放手。」撥轉馬，望營裡只是一跑。百里雁狠上一聲，說道：「不是走得快，怎麼躲得我這一刀？也罷，權且寄個頭在你處，明日還要你自己送來。」

到了明日，元帥令箭下來，著右營裡大都督出陣，仍舊只許輸不許贏，違者處斬。金天雷說道：「好笑！元帥日日只要人輸，何不只在南京城裡坐罷。」一肚子煙，拖了那一百五十斤重的鐵鑣，跨上那匹紫叱撥，來往如飛。百里雁看見金天雷人物矮小，坐在馬上就像一段冬瓜，嘎嘎的大笑三聲。金都督說道：「番狗奴，你敢笑哪個？」百里雁還帶著笑臉兒，說道：「我笑你這個矮冬瓜。你南朝既沒有大將，惹這個空頭禍做甚。你都到我這裡來尋死麼？」金都督正是對矮人莫說姓話，聽見罵他矮瓜，他好不吃力，也喝聲道：「哇！胡說！」喝聲未絕，手裡那件兵器風一般響，舞得去重又重，快又快，馬又是高。百里雁倒也吃驚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矮子，舞這等一件兵器，盡有些厲害哩！」用心在意，只要拿住金天雷。金都督又只算計百里雁，就只見元帥軍令，沒奈何得。兩家子也是清早上殺起，殺到下午時候來。百里雁千方百計不得個金天雷倒，金都督又不好奈何得個百里雁。到了日西，金都督心裡想道：「不做無量身不貴，火為燒山地不肥。且待我撈他一鑣，只是不要傷他：「賣一個破綻，百里雁就砍進來一刀。金都督就即忙的補他一鑣。這一鑣不至緊，又去得凶，把他一口飛刀鑣做兩節。百里雁一天英氣，只看見斷了口刀，就急得火爆連天。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金都督只是嚇他嚇兒，早已撥轉馬來走了。百里雁狠上兩聲，罵道：「矮鬼頭，偏你會走麼？不走就是好漢。你明日再來麼？」咬牙切齒而去。

番王道：「仙師之言有理，南人還是有計是真。明日叫四員副將幫你出陣，才是個萬全之策。」百里雁斷了刀，心上就有些怯，說道：「就依我王號令，明日叫四個副將同去上陣。」到了明日，一個百里雁，一騎馬，又換了兩口飛刀，走在陣前。後面又跟隨了四員副將：一個是通天大聖，一個是沖天大聖，一個是撼山力士，一個是搜山力士。就像個老虎生了兩隻翅膀，益發會飛。跑出跑進，罵上罵下。南營裡又是元帥軍令，不許出兵。百里雁高叫道：「那矮冬瓜，你今日怎麼不出來廝殺哩？我把你這個矮賊，不砍你做八段，誓不為人！」南營裡靜悄悄的，只是沒人答應。百里雁罵到日西，沒紇轆而去。

卻說王爺傳令，夜半之時，親自游營。各營裡一齊答應。王爺一騎馬當頭，六員游擊六騎馬跟著後面。各人身披重甲，手持利刀，從四營裡走起，一直走到山腳下。原來那個寶林山，去城只有三五里之遠，在銀眼國後面，就是銀眼國的主山。東一邊是銀眼國，西一邊是海。海裡上來就是山，山上下去就是海。沒有走路，卻只是一個套套兒，最好灣船。

王爺細看了一番，叫親隨的左右取過筆硯來，親自到石板上寫著一行大字，說道：「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。」眾游擊也還不解其意，只說是王爺私行有感。王爺也不作聲，轉到船上，已經天色大明。王爺傳令把寶船移到海套子裡面去，水寨盡起。又傳令岸上各營，移到銀眼國西門外寶林山路上，□里一營，直擺到山腳下才住，要連牽如一之字形。元帥軍令，誰敢有違？水寨、早營一齊移動。一日之間，屯紮已畢，佈置已周。王爺親自出來，從山腳下，看到銀眼國西門上。又從銀眼國西門上寶林山腳下，只見□里一營，五□里就是五處大營。分派左右：先鋒第一，左營第二，右營第三，前營第四，後營第五。王爺傳令：要一個石頭敵樓，要四方堆起，底下要四個門，上面要六層，就要六丈高。每一營分為左右，就夾住敵樓左右。左一邊靠著山，軍營直搭住山下；右一邊靠著海，軍營直搭住海邊。各游擊又分擺在這五處營裡，任是番將番兵來，只是一個堅執不戰。不出數日之間，敵樓完備。王爺傳下一面匾來，寫著「衡陽關」三個大字，懸在第四個敵樓上。眾人不解其意，說道：「王爺這等做起敵樓，掛起牌匾，像是要在這裡過老的一般。」王爺又傳下號令，五□里路上，俱要滴溜圓的石頭，漫起街來：漫一尺，就要沙土面上蓋一尺；漫一寸，就要沙土面上蓋一寸。眾人都曉得王爺是個甚麼意思，勞民動眾，費鈔費貫，都不免有些埋怨。只是軍令所在，不敢有違。過了幾日，又來報完。王爺卻叫過各營裡官，密密的吩咐他一番。又叫過各游擊官，密密的吩咐他一番。又叫過水軍各都督，密密的吩咐他一番。一個個摩拳擦掌，要拿百里雁。

卻說百里雁帶了四員副將，一直殺出西門外來，各營裡只是不出。每日間來辱罵一遭，每日間空手而去。百里雁哪裡把個南軍放在心上，一出一入，如履無人之地。及至堆起了五個敵樓，還不曉得犯疑，說道：「南人無計可施，堆起石頭來好藏躲的。蠢蠻既是怕人，還不扯滿了篷，各自去了罷。」撼山力士說道：「甚麼石頭樓？且待我來撼倒他一座。」好個撼山力士，一聲喝，就像個響雷公，兩手一推，盡著那些番力，就像個地龍一顛，果真的名不虛傳，把座敵樓推塌了一角。那一角的石頭都是一聲響，卸將下來。搜山力士道：「哥，偏你撼得山倒，偏我就搜山不來。」一手一個抓，就像個不求人的模樣，拿起來照著第二層樓上七抓八抓。也是有些古怪，把個石頭敵樓抓翻了一角。百里雁不勝之喜，凱歌而回。

明日又來，只見昨日推倒的敵樓，一夜工夫，收拾得齊齊整整。撼山力士說道：「兄弟，我你再來推倒他的。」百里雁說道：「推他做甚麼？自古道：『挽弓當挽硬，用箭要用長。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。』我和你一直殺進去，擒了他那個甚麼元帥，卻不了結了他那一股帳。」四員副將齊齊的答應一聲「是」。

道猶未了，一個百里雁，四員副將，一支番兵，也有三五百個，鼉皮鼓一聲響，早已殺進敵樓下來。第一個敵樓下，先前倒有些軍馬，看見殺得來，一個個的都躲到營裡面去了。第二個敵樓下，也是這等躲開去。第三個敵樓，也是這等躲開去。百里雁轉過

頭來，叫那四員副將說道：「我們擒斬南人，勢如破竹。我們真好漢也！」望見第四個敵樓，只見樓上懸著一面大匾，匾上寫著『衡陽關』三個大字。百里雁說道：「這個樓懸得有匾，這決就是那個甚麼元帥在這裡了。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』，我們就要推翻他這座樓也！」道猶未了，早已在樓下照面，又懸著一面大匾，匾上寫著「百里雁死此樓下」。百里雁看見說他死此樓下，就怒髮雷霆，喝一聲：「哇！哪個蠻子敢這等大膽，寫我的名字在這裡！」

道猶未了，一聲梆響，四面八方，都是火箭、火銃、火蛇、火龍，百般的火藥，又是許多襄陽大炮。這一番只看見烏天黑地的煙，燒天煉地的火，轟天劃地的響聲。可憐一個百里雁，兩個大聖，兩個力士，三五百個番兵，圍著在火中間，四顧無門，束手待斃：要往前去，前面還有一層敵樓，一片的喊殺連天，金鼓動地；要退後面來，後面又是一層敵樓，一片的喊殺連天，金鼓動地；要往山上去，山上又是兩員游擊將軍，統領兩支軍馬，連聲吶喊，擂鼓搖旗；要往海裡走，海岸上又是兩員水軍都督，統領了兩支水軍，連聲吶喊，擺鼓搖旗。

百里雁無計可施，仰天大笑，笑了三聲，通天大聖說道：「總兵老爺，今日遭此大難之時，何為大笑？」百里雁說道：「我笑你兩個大聖，怎麼不去通天？怎麼不去沖天？兩個力士怎麼不去撼山？怎麼不去搜山？」兩個大聖說道：「我兩個到如今，叫做上天無路。」兩個力士說道：「我兩個到如今，叫做入地無門。」通天大聖說道：「總兵老爺，你這如今怎麼也不飛去？」百里雁說道：「我這如今，叫做有翅不能飛。」四員副將，齊齊的大笑三聲。百里雁說道：「你們今番笑些甚麼？」四員副將說道：「我們笑總兵老爺有翅不能飛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渾身上是火，滿面是煙。

畢竟不知這些番將番兵性命何如？且聽下回分解。